

在船台上

赵 自 著

台

上

目
著

在 船 台 上

赵 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在 船 台 上

著 者 赵 自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 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张：6 1/8 字数：123,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2017

定价：(八) 0.6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本短篇集大多是反映造船工人生活的。共收短篇小说十一篇，特写一篇。这些作品有的歌颂了老工人的高尚风格，有的描绘了青年工人的创造精神，有的反映了技术人员在劳动中的体会。在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勾勒出了他们各自的精神面貌。另外，船厂雄伟的外貌，船台上热烈的气氛，黄浦江边特有的迷人的景色，也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目 次

歌唱老师傅	1
在船台上	12
青春的笑声	26
还要贡献下去	41
江畔薄雾	54
海上的假日	80
宋秀淑	94
新工长	99
亲人	116
老长辈	133
女儿	150
我的年纪轻	173
后记	187

歌唱老师傅

童卜安是秦宝金老师傅的徒弟，小名“八弟”，欢喜打打闹闹，是个有趣的小伙子。他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厂里发生了什么新闻，他就能编成顺口溜唱出来。他在整风中贴的大字报，也都是用快板写的，连平时说话，也有点唱快板的味道。他不但会编，还能演唱，不但能用上海话唱，还能用苏北腔、宁波腔、绍兴腔、山东腔唱。有人跟他开玩笑：“八弟，你不该到造船厂来学生意，照你这块料子，跟周柏春、姚慕双唱滑稽倒大有出息。”他眨眨小眼睛说：“有啥法子！当初不是没有想过，我爷不答应。他一定叫我学造船。我说要去唱滑稽，他气死了，拿起扫帚柄就揍我一顿屁股。”不过，进了工厂，童卜安这天才，倒也不曾埋没。碰到有啥运动，有啥宣传任务，他可吃香呢！连车间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都得亲自来动员他。

秦宝金老师傅是个本领高强，只知埋头做工，不爱讲话的人，当然也不会编唱什么东西，可是很喜欢听戏，各种各样的地方戏曲都喜欢。他的时间不多，难得上戏院，又舍不得花钱，现在有童卜安这么个学徒在他跟前咿咿唔唔唱唱，倒也配他胃口。童卜安工作也不错，有上进心，秦师傅相当欢喜他。

照理说，象童卜安这样的性子，跟上秦宝金这样的师傅，应该是很安心的了，可是奇怪，不久以前，他竟闹了一阵子情

绪，原因倒不是他们师徒有了隔阂，而完全是由另外一件事引起的。

童卜安是从技工学校出来的，和他一同分配在船体车间的同学有十几个。他们都住在宿舍里。有一次，一个同学说：“我们到这个厂来是实习，可是厂里完全把我们当普通学徒一样看待，每人跟煞一个老师傅，只学一个工种，技术提不高。”另一个说：“对！造船是一门综合性的技术，只懂一种技术不够。实习嘛，应该放样、下料、平台工作、船台工作……轮流做一遍。”第三个又补充：“跟老师傅做还有个缺点：重要活老师傅不放手，这样，我们永远不能独立操作。”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启发，相互影响，道理越来越多，道理越多越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童卜安本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听了大家讲的，也跟着附和起来。最后，他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领导上把他们几个同学调在一道，成立独立小组，独立负责一项工程，从放样、下料一直到船下水为止。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提高技术和培养独立操作的能力。起初，他们派了代表去向领导上交涉，后来又全体出马请愿，但领导上无论如何不答应，理由是：学徒成立了独立小组，老师傅们没有助手，生产怎么办？此外，也不放心让这几个自信心太强的毛头小伙子去独立负责一项工程。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以后，有些人就闹起情绪来。“闹情绪”这玩意儿也有传染性，也是互相影响的。童卜安既然没有被说服，心里自然不免起疙瘩。于是，他快板也赖得编了，笑话也没有兴致讲了，江淮戏、绍兴戏、马灯调更不高兴唱了。

最近，党中央宣布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厂里要展开宣

传活动，动员大家写宣传材料。工会宣传委员来找童卜安，童卜安推三推四不答应，工会主席来动员他，给他顶了回去，最后，支部书记亲自来找他，谈了许多重要性，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那么，写点啥呢？”他还是没精打彩。

“结合本厂的具体事例、先进人物来宣传嘛！”

“我只熟悉自己一个小组，其他工段的事情我又不了解。”

“你们自己小组里也有先进人物呀！譬如你的老师傅，工作不是挺好吗？”

“写秦师傅？”童卜安的口气开始活泼了些。他很敬爱自己的师傅，知道支部书记了解他的师傅，他也很高兴。

他很快就编了一首快板：

我的师傅秦宝金，
今年年纪四十零。
出样七级手艺高，
同行当中有名声。
工作一点不马虎，
讲究质量更认真。
对我徒弟虽严格，
传授技术却尽心，
有啥问题请教他，
不厌其烦讲分明。

童卜安写到这里心想：“老师傅就是不放心把重要生活交给我

们做，有点保守！”

他脾气好，不发火，
对人总是笑盈盈。
可是我见他怕三分：
怕他随便啥事都顶真。
他提早上班一刻钟，
做好准备等摇铃；
晚上落班数他迟，
洗手换衣阿末名。
有一回，天气冷，
黄浦江边也结了冰，
我师徒两人做下料，
钢板上划綫手不停。
西风刮来象把刀，
手指冻得僵又硬。
零下十度真生活，
我清水鼻涕往下淋。
我看见人家老师傅，
做一会就停一停，
拾点木柴生生火，
烘烘手来谈谈心，
只有我的秦师傅，
埋头苦干一股劲。
他不休息我没法想，

只得硬着头皮顶。
我有意哈哧哈哧响，
叫他心里有数发出“停战令”，
可是他根本不理睬，
蹲在地上不起身。
最后冻得我熬不住，
只得建议停一停。
他说：“今朝天气实在冷，
你休息一会不要紧。”
他自己仍旧照样干，
好象天冷没有他的份。
我怎好意思去休息？
只得拿出勇气拼一拼。
秦师傅待人蛮客气，
我怕就怕他这股劲。

童卜安写到这儿，忽然想道：“我写快板是为了表扬师傅，现在怎么扯到怕他不怕他啦！嗨，这不是变成批评了？不妥不妥！应该多说点他的好处和生产上的成绩才是！”那么写他的哪一点呢？想了一想，童卜安又添了下面一段：

说干劲，道干劲，
光有干劲还不行。
秦师傅是干劲加钻劲，
常把技术来革新，

合理化建議經常提，
節約上面動腦筋。
我這裡單表一兩件，
諸位觀眾聽分明：
最近製造煤氣櫃，
他排列鋼板煞費心，
小數點算到第四位，
把一点点零料也用進。
這件事情不容易，
虧得他钻研費腦筋。
算一算這筆節約賬，
准叫大家吃一驚。
自從宣布總路綫，
他的兩眼放光明，
鼓足干劲爭上游，
再接再厲大躍進。
共產主義精神要發揚，
活榜樣就是秦寶金，
愛廠如家人人夸，
向他學習理該應。

快板的最后几句，童卜安是套用外面的标语口号，也沒有想过其中的意思。写好以后，就向支部书记去交差。支部书记看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编得不坏，就是后面一部分太简单。你说秦师傅节约的数字可以叫大家吃一惊，那么他到底节约

了多少？另外，秦师傅又为啥能爱厂如家，是什么思想指导着他，也没有交代。”

“他节约了多少，我怎么知道？”童卜安翻个白眼说。

“你自己快板写的……”

“我是毛估估。我常看见老师傅用钢板，总是横算竖算，设法用得比设计图上的数量少。反正，他剩下的零料，没有一块再好派用场的。你想，节约数字还会小？不过他自己从来不讲，也没计算过，我当然不知道具体数字。”

支部书记一边听，一边“唔唔”地应着，好象很感兴趣。他又对童卜安说：“过去，我们领导上只知道秦师傅很好，可是不晓得他具体的成绩。你是不是回去跟老师傅一道算笔细账？我们现在大力表扬先进，任何人做了好事，不能让他湮没无闻。”

童卜安心里想，这话有理。你们领导也太官僚，我的秦师傅替国家节约了那么多财富，原来你们并不了解。我老早还以为领导上知道哩！

他回到小组里，秦师傅正蹲在地上，对着图纸发呆，不知又在动什么脑筋。童卜安楞头楞脑问：

“秦师傅，我来给你算账啦！你历来一共节约了多少钢板，跟我说说。”

秦宝金抬起头来，好象没有听懂。

童卜安又解了一阵。秦宝金忠厚的脸上，仍旧露着疑惑不解的神情说：

“这叫什么节约？做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嘛！本来可以省的地方自然要省，这有什么稀奇？”

“那么你说说，你省了哪些地方，一共有几次？”

“噯，快别跟我缠，谁有空来算这种账？把时间都花在算账上，工作就不要做了！”他说着，又低头去研究他的图纸。

“不是我跟你缠，是支部书记叫我来替你算账的。”

“支部书记？”秦师傅吃了一惊，“支部书记怎么会晓得？”

“他要我写一首快板表扬你，问我到底节约了多少，我不知道，所以来问你。过几天，你的事迹要登黑板报和劳动报哩！”

“哦！一定是你在瞎吹牛！”秦师傅板起面孔来。“好，你吹牛，你负责！反正我没有节约过。我是照规矩办事，本来可以少用些钢板，你用多了，是浪费，我们工人应该有责任不浪费。”

“这就是节约呀！”

“什么节约！这也是我到大厂来以后才听见的新鲜名词，老早我在小厂里，根本没听说过。不浪费，是工人的本份嘛，不浪费叫‘节约’，那浪费倒是本份了？哼！”秦师傅一说完就掉转头去。童卜安知道老师傅真有些生气了，不敢再跟他纠缠，只得自己去找出煤气柜的图纸和秦宝金画的钢板排列图对照着来计算，结果，他发现单是这一项，秦师傅节约的钢板就有三十吨。他便把快板改了改，改为：

算算这笔节约账，

钢板共有三十吨。

至于支部书记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思想指导着秦师傅这么做？”他觉得没有办法回答，只得算了。

这时，吃午饭的钟声响了，他肚子早已饿得发慌，便把快板塞进口袋，急匆匆奔向饭厅。秦师傅呢，正好慢吞吞地走在他后面。

大饭厅门口，有一大群人围在那里。童卜安挤进人群去看时，只见墙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写：“第一季度合理化建议得奖者名单。”他连忙削尖眼光，寻找秦师傅的名字，他相信，秦师傅毫无疑问应该是榜上有名的。但出乎他意料之外，节省煤气柜钢板的奖金发了一个工艺科技技术员。

童卜安看了，气得胸口都要炸了。他一溜烟从人群里挤出来，跑进大饭厅找秦师傅，秦师傅正端着一盆菜和一碗饭在找座位。

“秦师傅！秦师傅！告诉你一件气人的事！”

“什么事？”

童卜安气急败坏地把红榜的事说了说，一把拖住师傅的袖子嚷道：“还吃什么饭！气也气饱了。走！我们去和他们评理！”

“哦！冒失鬼，差点把菜都打翻了。”秦师傅把菜放到桌上，坐下来。“真是大惊小怪！人家得奖金，脑筋动得好啊！”

“可是，可是你为什么没有？煤气柜围板是你排的，你的脑筋动得比技术员多，上面为啥不晓得？”

“我做的，本来算不了什么节约，再说，奖金我拿，别人拿不都是一样？任务完成了就好啦！”

“师傅呀，你这人真是！好，你不去，我去！”他扭过身，又朝饭厅外奔去。秦宝金想拉也拉不住。

童卜安一阵风似的卷进支部书记办公室。支部书记刚开

完会。

“支部书记！你来评评理！”他又把事情说了一遍，“煤气柜钢板明明是我师傅排的，他为这件事，象枯树木头似的坐着想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奖金发下来，却没有他的份！”

支部书记一看童卜安这副着急的样子，忙说，这件事，可能因为领导上有官僚主义，他答应向厂长室去问一问，负责弄清楚，劝童卜安不要急躁。等童卜安的火气过去后，又问：“你那快板改好了没有？秦师傅节约的数字到底有多少？”

童卜安叹口气说：“哎，我们这位老师傅也真是尊泥塑木雕的菩萨。”于是他就把为了计算，怎么和老师傅顶牛，以及刚才饭厅里发生的事都讲了一遍。

“我已经把那两句改了。”他把稿子交给支部书记。“至于什么思想指导着老师傅，他不肯说，我更加没有办法了——又不能象数字那样算出来。”

支部书记满有兴趣地听完了他的话，忽然哈哈大笑。“怎么还说没有办法！他的思想不都表现出来了？秦师傅是谦虚的人，他又不计较个人利益。他处处注意节约，还说：本来应该是这么做的。他不是听了什么节约的动员报告才注意节约。可见这种思想在他已经成为身上的血肉。这就是工人阶级主人翁的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啊！你把他的这些思想都一齐写到快板里去吧！”

童卜安一听这话，呆了，转念一想，觉得句句都在理，高兴得跳起来说：“对！我那老师傅正是这样一个人，你看！他一声不响给国家节约财富，根本不求人家知道他……”

支部书记说：“这正是他的可贵处，不过，我们可不能忘记

他的功劳。”

童卜安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对！我以后随身要带一本练习簿，看见老师傅有啥节约，有啥改进，马上记下来，这样就不会被人家冒了他的功劳。”

“好极了！好极了！”支部书记拍着他的肩膀称赞，但忽然又收起笑容，摇了摇头说，“这办法好是好，不过……”

“不过什么？”

“你们技校来的几个同学不是要求成立独立小组吗？成立了独立小组，你要离开师傅，那怎么执行你刚才说的那个光荣任务呢？”

“这……领导上不是不同意吗？”

“可听说，你们思想还不通呀！”

童卜安回答不上来。

“卜安，我一直想跟你说一句话——过去，我怕你不会接受——你们青年人到工厂来做学徒，一方面当然要学技术，另一方面，还必须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首先向老工人学习。现在许多青年人脑子里只有前面一个打算，根本不想后面那一点……你们几个同学成立了独立小组，不跟象秦师傅这样的老工人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怎么能学到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呢？你想到过这点没有？”

童卜安难为情地说：“支书，还提那件事做啥？”

“好，我以后不提。等会你把快板修改好就贴出去。”

他们便一同向饭厅走去了。

1958年6月11日

在 船 台 上

早上的黄浦江给太阳一照，好象涂上了一层水银。江面上笼罩着薄薄的雾气。对面浦东的建筑物身姿挺拔，可是因为背着光线，只现出朦胧的外形。大轮船“呜呜”地鸣着汽笛，从吴淞口缓缓驶来，帆船从容地在它身旁闪过。有时，一艘运动员的舢舨，象支飞箭似地在水面上划出长长的波纹。这正是黄浦江景色最最迷人的时候，任何人这时到岸边来站一站，精神都要为之一爽的。

造船厂还不曾开始工作，冷风枪还没有开始吼叫，电焊和风割也没有喷射火花。船台上，三艘轮船象三幢楼房，其中有一艘已漆上了红丹，快要下水了。船后艏甲板上，有三五个来得特别早的工人，站着在聊天。他们一忽儿辨认从吴淞口驶来的外洋轮船的国籍，一会儿议论刚才看到的某一艘轮船的历史。有时，恰巧看见本厂制造的船只驶过，大家都停止谈话，用目光追踪着它，一直到望不见为止，然后又亲切地回忆着制造那只船的情景。

在这一伙人中间，有一位老师傅年纪在四十左右，脸孔黑里泛红，不停地抽着香烟。他名叫范得喜，是装配工段的生产